

時候心智受到迷蒙而不克供應，或不肯招待；在這樣的條件下，由於如來已接受邀請，一定會如期赴約，並且也可藉以現場教導造業受報的來龍去脈。良家子弟！應該瞭解，如來在條理上與慣例上，一旦接受邀請，縱使邀請者到時候沒做供應，也不讓邀請者因此墮入險惡的生命路徑（*apāya-gati*／惡道）。

良家子弟！跟著如來一起在雨季安住一處（*varṣā-vāsana*／夏安居）也一起受用給馬吃的麥糧的那五百位比丘當中，有四百位比丘，如果用慣了精美的物品，難免不會產生貪著。那些修行道行還不夠的比丘，如果受用精緻的食物，大致會增加貪欲；如果受用粗糙的食物，大致就不會被貪欲所籠罩。那些跟著如來一起受用給馬吃的麥糧的比丘，就這樣經過了三個月，心態方面確實脫離了貪欲，從而證得阿羅漢果。良家子弟！為了調伏那五百位比丘與救度那五百位菩薩，如來透過行事方法的力量（*upāya-bala*／方便力），整整三個月受用給馬吃的麥糧，並非業報（*karma-vipāka*）所致。這即可稱為如來的行事方法。」

### 《大寶積經·普明菩薩會第四十三》選譯

〈普明菩薩會〉，標題來自於經文中的問答者之一，普明菩薩摩訶薩（*samantāloko nāma bodhisatvo mahāsatvaḥ*）；<sup>5</sup>若單獨流通，又可稱為《迦葉品》（*Kāśyapa-parivarta*），或《大迦葉品》，標題來自於經文中的問答者之一，長老迦葉（*āyusmān kāśyapaḥ*）或長老大迦葉（*āyusmān mahākāśyapaḥ*）。除了〈普明菩薩會〉，有關的漢譯本，還有三個傳本，亦即《佛說遺日摩尼寶經》、《佛說摩訶衍寶嚴經》、《佛說大迦

<sup>5</sup> 《大寶積經·普明菩薩會》，晉·失譯，T. 310 (43), vol. 11, pp. 631c-638c。

葉問大寶積正法經》。<sup>6</sup>

此一經典的梵文本，學界通用的有二個刊行本。其一，A. von Staël-Holstein (ed.), *The Kāśyapaparivarta: A Mahāyānasūtra of the Ratnakūṭa Class*, Shanghai: The Commercial Press 1926，根據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（St.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,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）的館藏編號SI P/2之寫本，轉寫成羅馬字體，並且與四個漢譯本和一個藏譯本合刊發行。其二，M. I. Vorobyova-Desyatovskaya (ed.), *Kāśyapaparivarta: Romanized Text and Facsimiles*, Tokyo,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ism, Soka University，根據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的館藏編號SI P/2與SI P/85A之寫本，轉寫成羅馬字體，提供精審的校勘說明，比對其他零星的斷簡殘篇，並且附上照相複製版。

舉凡就〈普明菩薩會〉從事轉寫、校勘或研究的學者，幾乎一致肯定其在佛教典籍與佛教學說的重要性。舉其要者，可整理出如下的四大要點：其一，〈普明菩薩會〉涵蓋聲聞教學與菩薩教學之正道（*samyag-gata*）或正加行（*samyak-prayogatā; samyak-prayukta*）；其二，在佛教核心學說之空觀與不二中觀，皆提出極其精闢的指點；其三，以諸多譬喻，闡明佛法修學的要務；其四，被佛教史跨越諸多學派或宗派的論師所推崇與引用。

〈普明菩薩會〉一貫地以諦觀諸法之真實（或諸法之真實觀察 *dharmāṇām bhūta-pratyavekṣā*）彰顯空性與中道，這尤其

6 《佛說遺日摩尼寶經》，後漢·支婁迦讖（Lokakṣema）譯，T. 350, vol. 12, pp. 189b-194a；《佛說摩訶衍寶嚴經》（別名《大迦葉品》），晉·失譯，T. 351, vol. 12, pp. 194a-200c；《佛說大迦葉問大寶積正法經》，後漢·施護（Dānapāla）譯，T. 352, vol. 12, pp. 200c-216c。

值得從事佛教哲學研究者的重視。

〈普明菩薩會〉譯文之一：<sup>7</sup>

復次，迦葉！非無人故名曰為空，但空自空，前際空，後際空，中際亦空。當依於空，莫依於人。若以得空便依於空，是於佛法則為退墮。如是，迦葉！寧起我見積若須彌，非以空見起增上慢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諸見，以空得脫；若起空見，則不可除。

本書譯文：<sup>8</sup>

再者，迦葉！並非為了將個體之存在毀壞，才造就了空性（*na khalu punaḥ kāśyapa pudgala-bhāva-vināśāya śūnyatā*）。正好個體，即是空性（*pudgalaś caiva śūnyatā*）。正好空性，即是空性；其畢竟乃空性，其過去之邊界乃空性，其未來之邊界乃空性，其現在乃空性（*śūnyatā caiva śūnyatā, atyanta-śūnyatā, purvānta-śūnyatā, aparānta-śūnyatā, pratyutpanna-śūnyatā*）。迦葉！應該依靠空性（*śūnyatā kāśyapa pratisaratha*）；不應該依靠個體（*mā pudgalam*）。再者，迦葉！舉凡有眾生藉由獲得空性（*ye khalu puna kāśyapa śūnyatōpalambhena*）而依靠著空性（*śūnyatā pratisaramti*），迦葉！我說「他們是由退墮而退

7 《大寶積經·普明菩薩會第四十三》，T. 310 (43), vol. 11, p. 633c。參閱：A. von Staël-Holstein (ed.), *The Kāśyapaparivarta: A Mahāyānasūtra of the Ratnakūṭa Class*, Shanghai: The Commercial Press 1926, pp. 95-96; M. I. Vorobyova-Desyatovskaya (ed.), *Kāśyapaparivarta: Romanized Text and Facsimiles*, Tokyo,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, Soka University, 2002, p. 26.

8 梵文本的白話翻譯。

墮的一群。」（*tān ahaṃ kāśyapa naṣṭa-pranaṣṭān iti vadāmi*）  
從這樣的言教而來（*ito pravacanāt*），再者，迦葉！寧可依靠  
著跟須彌山一樣高的「個體見解」（*varam khalu puna kāśyapa  
sumeru-mātrā pudgala-dṛṣṭir āsritā*），也不耽溺在還懷抱著增上  
慢的「空性見解」（*na tv evādhimānikasya śūnyatā-dṛṣṭim  
ālīnā*）。理由何在（*tat kasmād dheto*）？迦葉！空性是「個體  
見解路徑」之出路（*pudgala-dṛṣṭi-gatānāṃ kāśyapa śūnyatā  
niḥsaraṇaṃ*）。再者，迦葉！「空性見解」將根據什麼而得以  
出脫（*śūnyatā-dṛṣṭi puna kāśyapa kena niḥsariṣyati*）？

〈普明菩薩會〉譯文之二：<sup>9</sup>

復次，迦葉！有，是一邊。無，是一邊。有無中間，  
無色、無形、無明、無知，是中道、諸法實觀。

本書譯文：<sup>10</sup>

迦葉（*kāśyapa*）！所謂的「有」（*astīti*），那是一邊  
（*ayam eko 'ntaḥ*）。所謂的「無」（*nāstīti*），那是第二邊  
（*ayam dvitīyo 'ntaḥ*）。迦葉（*kāśyapa*）！舉凡（*yad*）這二邊  
的中間（*etayor dvayor antayor maddhyam*），那就說為（*iyam  
ucyate*）「中道」（*madhyamā pratipad*），亦即諦觀諸法之真

9 《大寶積經·普明菩薩會第四十三》，T. 310 (43), vol. 11, p. 633c. 參閱：A. von Staël-Holstein (ed.), *The Kāśyapaparivarta: A Mahāyānasūtra of the Ratnakūṭa Class*, Shanghai: The Commercial Press 1926, p. 90; M. I. Vorobyova-Desyatovskaya (ed.), *Kāśyapaparivarta: Romanized Text and Facsimiles*, Tokyo,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, Soka University, 2002, p. 25.

10 梵文本的白話翻譯。

實 (*dharmāṇām bhūta-pratyavekṣā*)。

### 《大寶積經·寶梁聚會第四十四》選譯

〈寶梁聚會〉，北涼·釋道龔大約在公元401-412年翻譯，計有二卷，共七品。收納在《大寶積經》的〈寶梁聚會〉，若單獨流通，又可稱為《寶梁經》，<sup>11</sup> 或《寶聚經》 (*Ratna-rāṣi-sūtra*)。在〈寶梁聚會〉結尾的部分，強調其系列的教學，在於斷除污染情意之漏泄，熄滅生死流；接著，又提供一些可標示其教學特色的名稱，以方便受持之用，包括《選擇一切法寶》、《安住聖種儀式》、《攝取持戒者》、《節解破戒者》、《寶梁》、《寶聚》、《寶藏》、《諸寶法門》。〈寶梁聚會〉除了漢譯本，尚有藏譯本傳世。至於梵文本方面，目前未見完整的傳本，但是寂天 (*Śāntideva*) 的《大乘集菩薩學論》 (*Śikṣā-samuccaya*) 予以大量的引證。此外，另有零散的梵文葉片。<sup>12</sup> 合起來，也可湊成整部經典一半的篇幅。這些有關的文獻資料，經由一些學者的收集、整理、轉寫與對照，並且翻譯為英文和日文，很便利學界的運用。<sup>13</sup> 〈寶梁聚會〉總共七品，主軸在於建立僧寶 (*saṅgha-ratna*)，也就是走在修行的正道上，而成為修行團體之珍寶。第一〈沙門品〉，教導何謂真實的沙門 (*śramaṇa* [*√śram*])，亦即通稱出

11 參閱：唐·釋靖邁，《古今譯經圖紀》，T. 2151, vol. 55, p. 360b；唐·釋圓照，《貞元新定釋教目錄》，T. 2157, vol. 55, p. 816b。

12 A. F. Rudolf Hoernle and et al. (eds.), *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*, Oxford: Clarendon, 1916, pp. 116-121.

13 Jonathan Silk, *The Origins and Early History of the Mahāratnakūṭa Tradition of Mahāyāna Buddhism: With a Study of the Ratnarāṣisūtra and Related Materials*, Ph.D. Dissertation, Ann Arbor: University of Michigan, 1994；野守信，〈ŚikṣāsamuccayaにおけるRatnarāṣisūtraの引用〉，《印度學佛教學研究》第44卷第2號（1996年3月），頁141-145；蜜波羅鳳洲，《寶聚經：梵藏漢和對照》（東京：山喜房佛書林，2004年）。

家而勤奮於生命修持者，並且分辨沙門德行 (*śramaṇa-guṇa / dge sbyong gi yon tan*) 與沙門之垢 (*śramaṇa-mala / dge sbyong gi dri ma*)。第二〈比丘品〉，教導何謂真實的比丘 (*bhikṣu [√bhikṣ]*)，亦即特指於佛法出家藉由乞食以正命生存 (*samyag-ājīva / right livelihood*) 進而專務於不僅破除煩惱與謬見而且開發解脫力的修行者，至少免於淪為惡比丘。第三〈旃陀羅品〉，借用社會最低賤族群之旃陀羅 (*caṇḍāla*)，譬喻地說明，雖然出家而號稱沙門，若心態或行事低賤或鄙惡，將成為旃陀羅沙門，亦即卑鄙的出家人，而這也是佛法的教學要認清並且極力避免的。第四〈營事比丘品〉，聚焦在營事或執事 (*vaiyāvṛtyakara; vaiyāpṛtyakara (vy-ā-√pr)*) 比丘，應當具備相當的理解、心態的調適，以及因材與隨類變通的做法，如此才足以適切護持與助成不同作為或不同專長的佛門人士，以及適當處理經手的事物，而不至於由於處理不當，增添阻撓或反蒙其害。第五〈阿蘭若比丘品〉，聚焦在比丘如果居留於阿蘭若處 (*aranyāyatane viharati (vi-√hr); aranyāyatane prativasati (prati-√vas)*)，適切運作與阿蘭若相應之事項，亦即修行阿蘭若法，即可稱為阿蘭若比丘 (*āraṇyako bhikṣuḥ*) 或阿蘭若住者 (*āraṇyaka*)。第六〈乞食比丘品〉，教導比丘行乞食 (*piṇḍa-cāriko bhikṣuḥ*) 應該認清團塊食物 (*piṇḍa*) 的適當功用與可能衍生的偏差過患，藉由適當的方式行乞食以正命生存，不追求美食，而專務於心態與身體之淨化。第七〈糞掃衣比丘品〉，教導比丘穿著糞掃衣 (*pāmsu-kūlika bhikṣuḥ*) 應該認清衣服 (*cīvara/ chos gos*) 的適當功用與可能衍生的偏差過患，藉由穿著糞掃衣，昭示佛法的價值觀，不寄託於衣服之類的身外之物，而在於遠離貪著、道心增長與觀念正確。

〈阿蘭若比丘品〉有一大段教學，可視為佛教動物倫理實

踐很重要的一套指導原則。以「佛教慈悲為懷的奉獻式動物倫理」為基調的這一大段教學，為了便於對照，將分成如下的五小段。<sup>14</sup>

1.

北涼·釋道龔譯文：

迦葉！阿蘭若比丘乞食時，若見眾生，若男、若女、若童男、童女，乃至畜生，應於是中，生慈悲心：「我行如是精進，作如是願：『若眾生見我及與我食者，皆生天上。』」

本書譯文：

迦葉！阿蘭若比丘 (*āraṇyako bhikṣuḥ*) 在乞食的時候，如果看到 (*cakṣuṣa ābhāsam āgacchanti*) 眾生 (*satva*) —— 不論男的 (*puruṣa*)、女的 (*strī*)、童男 (*dāraṇa*)、童女 (*dārikā*)，甚至傍生趣者 (*antaśas tiryag-yoni-gatāḥ*) —— 都應該就所看到的眾生，生起慈悲心 (*tatra maitrī-karuṇā-cittam utpādayitavyam*)：「隨著我將落實這樣的努力，我將如此予以實踐 (*tathāhaṃ kariṣyāmi, yathā tādr̥śaṃ yogam āpatsye*)：『舉凡有眾生看到我 (*ye me satvās cakṣuṣābhāsam āgacchanti*)，或將給予我施食者 (*piṇḍa-pātaṃ vā dāsyanti*)，

14 《大寶積經·寶梁聚會·阿蘭若比丘品》，北涼·釋道龔譯，T. 310 (44), vol. 11, p. 645a-b. Cf. 蜜波羅鳳洲，《寶聚經：梵藏漢和對照》（東京：山喜房叢書林，2004年），頁115-122。

我將助其得以行走在良好的生命路徑（*tān sugati-gāminah kariṣyāmi*）。』」

## 2.

北涼·釋道龔譯文：

迦葉！阿蘭若比丘，若得麤食，若得細食，受是食已，應觀四方：「此村邑中，誰貧窮者，當減此食，以施與之。」若見貧人，所可乞食，即分半與。若不見貧者，應生是心：「我眼所不見眾生，我所得食，於中好者，願施與之。我為施主，彼為受者。」

本書譯文：

迦葉！阿蘭若比丘，在接受或者惡劣的或者優良的施食之後（*tena lūhaṃ vā praṇītaṃ vā piṇḍa-pāta saṃgrhya*），應該周遍地觀看四方（*samantāc catur-diśaṃ vyavalokayitavyaṃ*）：「在這一個村落、城市或市場裡面，誰是貧窮的眾生（*ka iha grāma-nagara-nigame daridraḥ satvaḥ*），那就從我接受的施食當中，我將與之分享（*yasyāsmāt piṇḍa-pātāt saṃvibhāgaṃ kariṣyāmi*）。」如果看見貧窮的眾生（*yadi daridraṃ satvaṃ paśyati*），阿蘭若比丘應該從所接受的施食與之分享（*tena tat-piṇḍa-pātāt saṃvibhāgaḥ kartavyaḥ*）。如果看不見任何貧窮的眾生（*atha na kañ-cit satvaṃ daridraṃ paśyati*），阿蘭若比丘應該發起這樣的心念（*tenāivaṃ cittam utpādayitavyaṃ*）：「舉凡未進入我的視線範圍的眾生（*santy an-ābhāsa-gatāḥ satvā ye*



mama cakṣuṣa ābhāsaṃ nāgacchanti) ，我就施予從我接受的施食當中最好的部分 (teṣāṃ itaḥ piṇḍa-pātād agraṃ pratyamaṣaṃ niryātayāmi) 。讓所施捨的施物得以分享出去 (dattādānāṃ paribhuñjatām) 。

### 3.

北涼·釋道龔譯文：

迦葉！阿蘭若比丘乞食，得受食已，持至阿蘭若處，淨洗手足，淨沙門儀式，具一切淨法，如法取草已，結加趺坐，坐已而食，心無愛著，亦無貢高，無有瞋心，無濁亂心。臨欲食時，如是思惟：「今此身中，有八萬戶蟲。蟲得此食，皆悉安樂。我今以食，攝此諸蟲。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，以法攝取。」

本書譯文：

迦葉！阿蘭若比丘在接受該施食之後 (*tena tat-piṇḍa-pātaṃ gṛhītvā*) ，前往該阿蘭若處之後 (*tad aranyāyatanam abhiruhyā*) ，藉由洗手 (*dhautā-pāṇinā*) ，藉由具備著出家修道者 (沙門) 之行事與儀軌所開發的清淨的德行 (*śobhana-samācāreṇa śramaṇa-cāritra-kalpa-samanvāgatena*) ，而得到加持 (*dhiṣṭhānādhiṣṭhitena* / 增上之支持) ，合宜地撿拾枯草之後，以兩腳交疊盤坐的姿勢之後 (*paryāṅkaṃ baddhvā*) ，才應該受用手上的施食 (*sa-piṇḍa-pātaḥ paribhoktavyaḥ*) ，而且內心不愛著飲食，不驕傲，不生氣，也不濁亂。接著，在要受用

的時候 (*paribhuñjatā ca*)，應該發起這樣的專注用心 (*evaṃ manasi-kāra utpādayitavyaḥ*)：「在這一個身體裡面，(*asmin kāye*)，有八萬個家庭的小蟲 (或微生物) (*santy aśītiḥ krimi-kula-sahasrāṇi*)。這些小蟲藉由這一餐食物的能量 (*tāny anenāivāujasā*)，就會引致安樂的覺受 (*sukhaṃ phāsuṃ viharantu*)。現在，我就要用這一餐食物攝受這些小蟲 (*idānīm cāiṣām āmiṣeṇa saṃgrahaṃ kariṣyāmi*)。等到以後獲得覺悟的時候 (*bodhi-prāptaś ca punar*)，再藉由教法予以攝受 (*dharmeṇa saṃgrahaṃ kariṣyāmi*)。」

#### 4.

北涼·釋道龔譯文：

迦葉！又時，阿蘭若比丘，食或不足，應作是念：「我今身輕。能修忍辱·斷除諸惡，少大小便。得身輕已，亦得心輕。又得少睡，亦不起欲想。」應作如是思惟。

迦葉！阿蘭若比丘，若乞食得多，應生知足想。應於食中，減取一搏，置淨石上，如是思惟：「有諸鳥獸能噉食者，我以施之，彼為受者。」

迦葉！阿蘭若比丘食已，洗鉢、漱口、洗手，淨滌應器，手拭令乾，舉僧伽梨，依阿蘭若處行，不離·本所思惟法相。

本書譯文：

迦葉！再者，阿蘭若比丘如果接受惡劣的施食（*yadi punar asya lūhaṃ piṇḍa-pātaṃ bhavati*），應該發起這樣的心念（*tenāivaṃ cittam utpādayitavyaṃ*）：「由於食物惡劣（*lūhāhāratayā*），我的身體將變得輕盈（*me laghuḥ kāyo bhaviṣyati*）。我將能勝任斷除諸惡的努力（*prahāṇa-kṣamaḥ*），而且我的大小便的排泄也將減少（*uccāra-prasrāvāniṣyandaś ca me paritto bhaviṣyati*）。我將成為身體方面輕盈（*kāya-laghutā*），而且心態方面也輕盈（*citta-laghutā ca me bhaviṣyati*）。再者，我的昏沉與睡眠的情形，也將減輕（*alpa-mlāna-middhaś ca me bhaviṣyati*）。」

迦葉！再者，阿蘭若比丘在受到豐富的施食的時候（*yadā punar asya prabhūtaḥ piṇḍa-pāto bhavati*），應該以夠吃為限度（*tatrāpi mātrā-bhojinā bhavitavyaṃ*），而且應該施行割捨之事情（*utsarjana-dharminā ca*）。因此，就從所接受的施食（*tataḥ piṇḍa-pātād*），將一部分放置在石頭上面之後（*anyatarāyāṃ śilāyāṃ avatīrya*），應該發起這樣的心念（*evaṃ cittam utpādayitavyaṃ*）：「舉凡任何想要受用食物的獸群或鳥群（*ye ke-cin mrga-pakṣi-saṃghā āmiṣa-bhojanenārthikāḥ*），那就來受用這兒所施捨的施物（*te dattādānāḥ paribhuñjatām*）。」

迦葉！阿蘭若比丘受用食物之後，洗鉢、漱口、洗手，淨滌盛食物的器皿，擦拭令乾，把外出正裝（*saṃghātī*／僧伽梨）放置妥當，依止阿蘭若處行事，而不捨離原先所深思的教法。

5.

北涼·釋道龔譯文：

迦葉！阿蘭若比丘行阿蘭若行時，若是凡夫，未得沙門果，或時虎狼來至其所；若見，不應生長。作如是念：「我本來至阿蘭若處時，已捨身命。我不應驚、畏。應修慈心，離一切惡，亦離怖畏。若諸虎狼斷我命根，噉我身肉，當生是念：『我得大利。以不堅身，當得堅身。此諸虎狼，我不與食；今噉我肉已，身得安樂。』」

迦葉！阿蘭若比丘行阿蘭若法，應如是捨身命。

本書譯文：

迦葉！再者，阿蘭若比丘如果尚未獲得修道之果而處於凡夫的位階（*aprāpta-phala-prthag-janasya*），而且居留在阿蘭若處的時候（*yadi punar asya tatrârāṇyâyatane viharataḥ*），正好虎狼之類的猛獸也來到該處（*vyāḍa-mrgā āgaccheyuḥ*）；當場，則不應該產生害怕或畏懼之心（*tena tatra na bhayaṃ na trāsa utpādayitavyaḥ*）。再者，應該發起這樣的心念（*evaṃ ca cittam utpādayitavyaṃ*）：「就在當初（*pūrvam eva*）前來阿蘭若處的時候（*araṇya-vāsam upagataḥ*），我早已拋開身體與壽命（*aham utsr̥ṣṭa-kāya-jīvitaḥ*）。在這兒，我既不應該害怕（*na mayâtra bhetaavyaṃ*），也不應該畏懼（*nôtr̥asitavyaṃ*）。然而，在產生慈心之後（*api tu maitrīm utpādayitvā*），我將捨離憎惡之心（*doṣaṃ vivarjayiṣyāmi*），我將排除害怕之心

(*bhayam apa-nayiṣyāmi*)。如果這麼做之後 (*yady evam api kṛtvā*)，這些虎狼之類的猛獸在斷絕我的壽命之後 (*te vyāda-mṛgā māṃ jīvitād vy-apa-ropya*)，還會把我吃掉 (*bhuñjīran*)，則我應該發起這樣的心念 (*tena mayāivaṃ cittam utpādayitavyaṃ*)：『我妥善地獲得利益 (*lābhā me sulabdhā*)。我從所帶有的不堅牢的身體 (*yasya me 'sārāt kāyāt*)，將換得堅牢的情形 (*sāram ādattaṃ bhaviṣyati*)。再者，這些虎狼之類的猛獸，由於不能滿足於我給的食物 (*na punar ime vyāda-mṛgāḥ śakyā mayāmiṣeṇa toṣayituṃ*)，在吃掉我的肉之後 (*mama māṃsaṃ bhakṣayitvā*)，將有一段感覺快樂的時光 (*sukha-sparśaṃ vihariṣyanti*)。』<sup>15</sup>

迦葉！阿蘭若比丘落實阿蘭若的功課，應該這樣看開身體與壽命。

#### 《大寶積經·勝鬘夫人會第四十八》選譯

《勝鬘夫人師子吼之說示》(*Śrī-mālā-devī-siṃha-nādanirdeśa*)，簡稱《勝鬘夫人經》。現存有二個漢譯本：其一，《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》，劉宋·求那跋陀羅 (*Guṇabhadra*) 譯，T. 353, vol. 12, pp. 217a-223b；其二，《大寶積經·勝鬘夫人會第四十八》，唐·菩提流支 (*Bodhiruci*) 譯，T. 310 (48), vol. 11, pp. 672c-678c。目前雖然未見完整的梵文本，但是Schøyen搜集品有三張經文葉片，<sup>15</sup> 而《寶性論》(*Ratna-gotra-vibhāga*) 梵文本，也保留不少引證的片段。<sup>16</sup>

15 Kazunobu Matsuda (ed.), “Śrīmālādevīsīṃhanādanirdeśa,” *Buddhist Manuscripts in the Schøyen Collection I*, edited by Jens Braarvig, Oslo: Hermes, 2000, pp. 65-76.

16 E. H. Johnston, (ed.), *The Ratnagotravibhāga Mahāyānottaratantraśāstra*, Patna: Bihar Research Society, 1950；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，後魏·勒那摩提 (*Ratnamati*) 譯，T. 1611, vol. 31, pp. 813a-848a；小川一乘，〈補註：勝鬘經